

专与传之间，转是否唯一摆渡船

吕嘉兴

网络时代，转字随智能手机普及而高频涌现。我们手机里总装着几款社交软件，诸如微信等社交平台、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或豆瓣、简书、美篇、公众号等创作社区。这些平台既可发布原创，亦能转发分享，跨平台间亦可直接或间接转播。转发提升知名度与影响力，增强营销效果，积累粉丝拥趸。总之，流量为王的时代，转备受青睐。

然而，由专的此岸到传的彼岸，转是不是唯一的摆渡船？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实际情况而定。

转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原封不动直转，二是改写通俗后转。

原封不动直转乃专通传之直通车。鲁迅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理，世界上本没有传作，转的人多了也便成了传作。因为，没人转的文章，纵如深闺佳人，再美亦难引入下担掬

髭须，脱帽著朝头，耕者忘其犁，渔人忘其舟，行人忘车马，驻马听河流。转的人多，表示其文为人所爱，爱之者广，传播自远。纵然焚书坑儒，广为转播之作亦能漏网而流传。

然，转者众，未必即传播佳作。诸多爆款转文，或凭噱头，或买流量，或依仗推手推波助澜，难经时间淬炼，纵使拥有百万流量，又何足道哉？

反之，转者寡，亦未必非传世佳构。阳春白雪之专文，常曲高和寡。转者虽稀，无损其终成经典。譬如三千年前，识字者凤毛麟角，能解深奥《周易》者更少，转者之寡可想而知。然此无损其位列六经之首，跨越三千年而传至今。何故？盖因其阐述天地万象，博大精深，专精于数字规律与生命哲学之奥义。

改写通俗后再转，则如连接专与传的高速路。如对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验证，顶尖数学家尚且望而却步，

遑论大众。然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用生动的描述、深入浅出的阐释，激发无数数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人的兴趣，使此世纪难题广泛传播于亿万人之心，竟引得众人钻研专业论文，传为集体共享的数学思维。若无此通俗之转，国内有几人能涉足这精深的领域？《论语》亦然，正因译解之，转文通俗易懂，又有百家讲坛的趣味解读，方使得渊深的《论语》广为流传。

当然，诸多改写转文，与原味专文终有高下之别，决不可替代。其转旨在让普罗大众也能接触高深知识，而传世文章的根本价值，在于其锐度、精度、高度、深度与温度不可估量。

条条大路通罗马。将专之此岸摆渡至传之彼岸，转这艘船固然有效，至关重要，但并非唯一。或游泳，或架桥，或绕弯，或乘飞机等，关键还在于依据实际情况辩证地看待。（此文为2025高考语文上海卷下水作文）

相忘江湖

（组诗）
张乾东

江南远

执意远去的女人，背影碎成一瓣江南。
青花瓷、丝竹、烟雨，犹在刀声沉寂、江湖空荡、传说荒芜。

一个男人、一杯苦酒、一支洞箫。
她越远，男人的江湖越发清晰。

天净沙的尽头，一盏枯萎的孤灯
支撑起，没落的客栈。
时远时近的，马蹄声，一遍一遍
踏响，大漠落日，快意恩仇。

雁南飞

雁南飞，声声长鸣，斜阳里。
游子，还在征途，
明月，还在天涯。
秋风，把雁声吹得，很高很高；
风沙，把乡愁压得，很低很低。

乡关，一道一道远去
高天的雁鸣，
触痛，身体内部的断刃：

故园，曾经，春暖花开
桃红柳绿。一个佩剑书生
来到，蒹葭深处，临水
大声诵读：北方有佳人。

江湖行

那时候还很年轻，走着，走着，
就飘进了江湖
长剑掠过，灼灼的桃花，
爱恨走在，嫩嫩的春尖。
小桥、流水。
古道、西风。
扯一朵白云，剪一段流水，摘一场清梦
大碗大碗，吞吐着乡愁。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多年下来，内心只剩
大漠孤烟，如血残照。
长剑变成，无声的飞刀，例无虚发。
惟有桃花在春天之外，伴着流水默默
呼唤。
江湖，它依然年轻。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江湖那么年轻，我们
不必急于老去。别介意，
我仍然希望，我们的相遇，在江湖。

天涯远

关山重重，天涯路远。
明月与桃花，总在梦境中把他叫醒。
疼痛，如大地一样辽阔。

江湖已是，一座空城。
乡关，孤悬在，红尘之外
谁的泪？淌成一条河流，
流经，桃花盛开的地方。

当牵挂，占领，一个人的时候，
天涯，与他渐行渐远。一朵桃花
在故乡，幸福地红了。



江南可采莲 张锦扬 摄

瓜田旧事

倪一鸣

那年夏天，生产队新调来的根发队长种了一亩西瓜。这事在村里引起了轰动，在那个年月，种西瓜可是件奢侈事。队长指派我当看瓜人时，我激动得手心冒汗，仿佛接过了什么了不起的差事。

守瓜第一夜，我就领教了偷瓜贼的厉害。清晨醒来，一只掏空的瓜壳高悬在瓜棚柱顶，在晨光中轻轻摇晃，活像一面羞辱的旗帜。瓜瓢被挖得干干净净，只在底部留下一个拳头大小的洞，手法之精巧，简直像个外科医生。队长闻讯赶来，蹲在瓜棚下抽了半袋旱烟，最后说了句：夜里警醒些。那眼神里的失望，比骂我还难受。

我暗自发誓要抓住这个贼。第二夜，我索性不在瓜棚睡，而是爬到田埂边的老杨柳树上。那树枝桠横生，正好能俯瞰整片瓜田。夏夜的露水打湿了衣裳，蚊虫在耳边嗡嗡作响，可我硬是睁着眼睛熬到东方泛白。如此坚持了三夜，终究敌不过困意。第四日清晨，两根瓜棚柱上竟各顶着一只空瓜壳。

这是成心要我好看啊！我气得直跺脚。接下来一周，我像着了魔似的跟这个看不见的对手较劲。白天干活时哈欠连天，夜里却瞪圆眼睛守瓜。可那贼仿佛能掐会算，总在我眼皮最沉的时候下手。最可气的是，他每次都要把空瓜壳套在柱顶上，像是在跟我玩什么恶作剧。

立秋前，队里开始收瓜。人们在藤蔓间翻找时，又发现四五只被掏空的灯笼瓜。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莫

不是监守自盗？这话像根刺扎在我心上，可我百口莫辩。

中秋前的晌午，我在田埂上遇见根生。他是生产队会计，也是我小学同窗，比我大两岁，却已经置办了自行车、收音机，听说还谈了个对象。他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柳树下：荷花塘那边的石门山上有片晚熟瓜，敢不敢去摘几个？

我心头一跳，嘴上却说：有人看着呢。

怕什么？根生眨眨眼，你不也当过看瓜的？不是照样被偷？这话像把钥匙，突然打开我心里的锁。原来那些悬在柱顶的空瓜壳，都是他留下的战利品！根生接着说：古话说得好，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守夜的再精神，总有打盹的时候。

那天晚饭后，我们在村口集合。我原以为就我们俩，没想到陆陆续续来了十五六个半大小子。月光很亮，照得土路像条白练。根生打头，我们像支游击队，踩着露水向石门山进发。

翻过两道山梁，眼前豁然开朗。月光下的瓜田浩瀚如海，瓜叶在夜风中翻起浪花，大大小小的西瓜像搁浅在沙滩上的鹅卵石。我正想扑进瓜田，突然传来一阵狂吠。远处瓜棚里窜出三四条大狗，两个精瘦老头举着马灯朝这边张望。

几个胆小的扭头就要跑，根生也打退堂鼓：回吧，有人看着呢。可我不甘心，被偷了那么多次瓜，今天非要当回贼不可！我学着电影里的侦

察兵，匍匐着向瓜田爬去。狗吠得更凶了，但始终保持着距离。我索性站起来，那几条狗反而夹着尾巴后退。这壮了我的胆。我大摇大摆走进瓜田，像检阅士兵似的挨个拍打西瓜，最后挑了两个最大的。

见我安然归来，小伙伴们胆子也大了，跟着冲进瓜田，转眼就抱回十几个西瓜。我们砸开瓜大快朵颐，红色的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狗吠声渐渐弱了，月光却越来越亮，照得每个人脸上都泛着青光。

每人摘两个带回家！我抹着嘴喊道。大家一哄而散，在瓜田里肆意践踏。我独自深入腹地，专挑个头大的摘。正当我们用稻草捆扎战利品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夜空。接着又是两声，子弹擦着树梢飞过。我们吓得魂飞魄散，抱着西瓜没命地往山里跑。后来才知道，守瓜人见我们人多势众，以为是来抢瓜的，特地叫来了武装民兵。

这事过去很多年了。偶尔还会想起那些悬挂在瓜棚柱顶的空瓜壳。它们像一个个问号，追问着年少时的荒唐。那个夏夜，我们偷的何止是西瓜？分明是偷走了自己的纯真。而生活总是这样，要等你走远之后，才让你看清当初的模样。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总忍不住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片瓜田，有的结着善果，有的藏着恶因。而法律的天平，或许正是为了称量这些看不见的收成。